

一 历史的遗迹

新石器时期遗址

巍山在旧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着，他们穴居在山洞或岩洞之中，主要采摘野果和捕猎动物而生活。他们在采摘野果和捕猎动物的过程中，借助现成坚硬的石片、石块和棍棒作工具，用来采摘树上成熟的野果，追打捕猎麋子、野牛、野猪、山兔等动物和野鸡、斑鸠、山雀等野禽。这些简单粗糙的石器和棍棒也是他们用来防卫野兽伤害的武器，他们成群结队行动时，都带着它们。在穴居的岩洞中，也堆积着石器和棍棒。证明自史前时期以来，巍山就有人类居住，近百年来，人们常在巍山坝子四周的山麓台地上，大西河两岸经常发现粗糙的石器；在鼠街河、歪角河的岩洞中发掘出土过成堆的石器和碳化棍棒化合物。到人类发展到新石器时期，即会打磨石头，用作工具和武器，在巍山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存留下来的石器就更多了。因为这时期的石器都是经过打磨过的，石器光滑，石质坚硬，造型种类多而且美观，常为现代人拾取，称之为“雷楔子”。被误认为是天空打雷时，被雷击后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文化科学不发达的 50、60 年代以前不被人们所认识。1983 年 8 月，大理州

县两级开展文物普查时，巍山的人民才认识到这些打磨过的石器就是新石器时期古人类的劳动工具和武器。从 1983 年开展文物普查工作以来，以出土的石器来判定，巍山已先后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有巍宝山、洗澡塘、狮子山、象山坡、李青园、新庄村、屏风山、歪角河、鼠街河、大仓东山、城东狗头坡和黄土坡等 20 多处，先后出土打磨过的石刀、石斧、石铲、石切割器、石锤、石纺轮、石网坠等大批石器。其中在巍宝山后山麓洗澡塘村后的山坡台地上除出土一般的石刀、石斧、石箭簇等石器外，还出土了石纺轮、石网坠等用来制鱼网捕捉大西河鱼类的石器，独具地方区域特点。说明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巍山的古人类就会捕鱼了。1985 年 3 月，巍山在修筑县城至大小寺旅游公路时，在东山象山坡出土了一批石刀、石斧、石锤、石矛等石器，这批石器种类多，地点集中，再次说明巍山坝子的四周在古代就是古人类居住和活动之所。巍山新时期的古人类不仅会打磨石器，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还会制作陶器，只不过这个时期制作的陶器和宋、元时期制作的陶器相比较还很粗糙，没有上釉，类型有罐、盆、皿等，颜色主要为黑陶和灰陶两大类。新中国建立后，在巍山大仓武帝宫后东山山坳中，巍山县城东黄土村北面山坡上以及县城东山狗头坡等数处，先后出土过大批黑灰陶器，类型有罐、盆、碗、皿等，制作一般都很粗糙，其中还有少量的饰纹陶器，同时也出土了

大批彩釉陶器，都是火葬墓殉葬品，彩釉陶器制作精美，造型美观，陶器的外部都彩釉。釉有黄、绿、红黄相间、白绿相间等多种。黑灰粗陶器经判定为新石器晚期，即距今2 000至3 000年间古人类制作的陶器；彩釉陶器为宋以后的陶器。后者型制较为精美，仅罐的纹饰就有多种，有索状纹、狮、虎头纹饰，还有卷藻纹、串枝莲纹、莲瓣纹等，形物有人物、飞凤、花鸟、牡丹等，显然是宋元时期古人制作的陶器。

巍山在近百年来，除发现新石器时期古代居民制作的新石器遗址和陶器遗址外，还在巍山坝子东西山麓的台地上，发现过他们的居所，除一些天生的岩洞外，还有经他们的双手用石器和棍棒挖作的山洞，这些山洞壁上留下了粗糙的石器和棍棒的痕迹，外沿还有棍棒的痕眼。说明在古代，巍山古代居民除利用天然的岩洞穴居外，还会挖掘山洞，在外部顶上棍棒，再在上面铺上树枝和山草，成为半穴居的房屋，这就是巍山古代人类的房屋。现今我们从残留的这些遗址上，还可想象得到古代居民的生活。

战国石棺墓

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的地域范围内，都是“西南夷”中“雋、昆明”族的生

活和活动的范围，他们“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居长，地方可数千里”。“嵩、昆明”族即是现今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巍山在两汉时为邪龙县，地处在同师（今保山）和叶榆（今大理）之间，是“嵩、昆明”族生活的范围。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先后在境内的马鞍山和巍山坝区大西河的西岸山坡上（今贝忙村后）出土过“嵩、昆明”族的火葬墓。民国 12 年（1923 年）蒙化县（今巍山）知事丁保琛组织编写上报云南省政府《蒙化县知事区域》地志资料时，曾组织地志资料编写人员对境内的古墓葬进行调查过，曾发现在县城西北的马鞍山北面、阳瓜江之畔的山坡上，有一座三国时期的古墓。墓塚四面均用砖砌，碑碣已佚，唯古墓的砖土岿然独存，当地彝族群众称之为“孟获坟”，砖墓内仅有骨堆和陪葬的碗碟之类的陶器，经考证，当为“昆明”族的古墓葬，“孟获坟”即是“昆明”族坟的代称，因为当地的彝族人民都说他们是三国时期“孟获之后”。同时，在县城西部的贝忙山坡上也出土过用大石板做棺槨的古墓葬，内埋葬的也是火葬的骨头和陶器之类的陪葬物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昆明”族的古墓葬。

1983 年 8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和巍山县在县内组织文物普查时，根据人民群众的举报，州县文物普查工作队在庙街乡谢旗厂村后的山坡上，即巍山县城西北的山坡上，发掘了一座大石墓，墓在苏家坟地上，墓身全长 2 米，宽 1.1 米，高 1.02 米。

墓槨用天然的石灰石支砌，墓内有乱骨两堆，头骨 2 个，经考古工作队鉴定，古墓为二次拾骨葬的遗存物。古墓最后请云南省和大理州文物部门的考古专家鉴定，认定为这座大石墓是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人的石棺墓。春秋战国时期巍山的古代人应是“雋、昆明”族，因为根据《史记》和《后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这个时期生活在保山至大理之间的古代人，都是“雋、昆明”族，他们主要以游牧业为生，“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他们死后，都实行火葬，将火焚后的骨头拾捡在一块，用天然的石头或石板为棺槨进行埋葬，因此他们的坟墓称为“石棺墓”。

破虏傍邑侯鹵承

东汉章帝烜执政时期，邪龙县（今巍山）的昆明夷（今彝族的先民）部落由鹵承为首领，他身体强壮，善于骑马射箭，武艺高强，临境的部落都不敢入侵邪龙县昆明夷部落，县令经常征调他外出带兵打仗，屡建军功。东汉建初元年（76 年），在今保山地区居住的哀牢夷（昆明夷中的一支）的首领类牢与雋唐县令发生分争，类牢遂杀守令而反叛，起兵攻打雋唐城（今说有二，一为保山、一为云龙县的漕涧）太守王寻逃奔叶榆（今大理），类牢带着 3 000 多哀牢夷追打王寻，首先进攻博南县（今永平），燔烧民舍。肃宗征募越雋、益州、永昌三

郡的夷汉 9 000 人出兵讨伐哀牢王类牢，均未能征服哀牢王类牢。第二年的春天，邪龙县昆明夷卤承应募，他自带粮饷和武器，统率本部落的昆明夷与三郡的夷汉兵马一同围攻博南县城。卤承率领昆明夷，身先士卒，主动出击哀牢王类牢，攻破博南县城，亲手杀死类牢。战争结束后，卤承带着类牢的头颅到洛阳，向东汉帝刘烜报功，章帝烜亲赐给卤承帛万匹，封他为“破虏傍邑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让他仍镇守邪龙县。

诸葛亮在邪龙县擒孟获

巍山在三国时为邪龙县，属蜀国。据唐樊绰《云南志》、明胡蔚《南诏野史》、万历《云南通志》、清康熙《蒙化府志》等地方史籍记载，蜀相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都在滇西，其中最后一擒孟获在邪龙县的地属漾濞，并说孟获为巍山人。他的哥哥孟优在巍山（今巍宝山）为道人，精医术，来往于澜沧、泸水之间传道和施药济人。后来雍闿叛蜀投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部渡泸南征雍闿，平定南中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关于诸葛亮南征的路线，史籍记载是这样说的：建兴三年（225 年），诸葛亮自率兵南征，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至宜宾，然后兵分三路入滇，东路由马忠率领向牂牁（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进发；中路由前投蜀的建伶（今昆阳）大姓李恢率领，南下至滇池地

区；西路是主力，亲由诸葛亮领队，溯金沙江而上至越嶲（今四川西昌地区），这时高定元的部下已斩了雍闿 越嶲郡已由孟获代雍闿为王。诸葛亮到越嶲后，消灭了高定元的势力。这时，孟获已率部退守滇西洱海地区，其兄孟节镇守巍山。是年五月，诸葛亮率主力部队渡过泸水（今金沙江），往滇西追踪孟获余部。诸葛亮进入祥云后，进攻的路线是弥渡、南涧、巍山、下关（大理）。其部队进入南涧后，因气候炎热，士兵渴水，在南涧误饮哑泉水，士兵“手足四禁而不语”，后得巍山道人孟优进献仙草而获救，诸葛亮十分敬佩孟优的人品和医术，事平后，收孟优在军中为医，带回四川，诸葛亮去世后，孟优入四川峨眉山继续修道。诸葛亮在平定巍山的过程中，还在巍山坝南修建了白塔，今白塔经清代重建，保存完好。在征巍山期间，诸葛亮的先锋将军关索曾率部在巍山今庙街乡系马庄驻扎，关索将军的战马系在此地的一石上，后此地即以“系马石”而取名，叫系马庄。现今此石还在，上刻“建兴三年春，诸葛孔明征孟获经过蒙郡，前部将军关索系马”等 24 个大字。诸葛亮在平定洱海地区时，和孟获在下关天生桥以西的古道和孟获交战，孟获战败，退守漾濞（当时属邪龙县，即明代的蒙化府，今天的巍山县）。诸葛亮最后在漾濞擒获了孟获，经七擒七纵，孟获始服诸葛亮，愿为蜀的部属。诸葛亮于是收孟获为官属，赐官御史中丞，留在军中。康熙《蒙化府志·名宦》

记载此事说：“(汉)诸葛亮，琅琊人，后主建兴三年以丞相督师征南中，进兵历蒙化之漾濞，斩雍闿，擒孟获。四郡既平，于是悉收俊杰，以蒙人孟获等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终，亮之世彝人不复反，今立祠报功，春秋祭祀。”以后孟获一直归顺于蜀，不再反叛，他死后归葬巍山。地方史籍记载，他的坟墓在巍山坝北的马鞍山，面对大理点苍山，阳瓜江环绕其下。诸葛亮征孟获平定滇西后，在今弥渡县城西北立铁柱以纪功，后此铁柱在唐代“岁久剥蚀”，由南诏王蒙世隆于建极十三年（唐咸通十三年，即公元 872 年）重铸铁柱，更名“南诏铁柱”，一直存留至今。后人在巍山县城建报功祠，祀蜀相诸葛亮，此祠经历代多次复修重建，至今保存完好，巍山各族人民从古至今于春秋两季进祠祭祀诸葛亮，此俗历久不衰，表示对诸葛亮的尊崇和怀念。在当年诸葛亮和孟获交战的下关天生桥之西的古战场，后人为纪念诸葛亮以“天威”而降服孟获归蜀，将天生桥之西的古道尊称为“天威径”。取孟获“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之语。唐高骈有诗赞云：

豺狼坑尽却朝天，战马休嘶瘴岭烟；
归路险巇今坦荡，一条千里直如弦。
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
回期只待风烟净，不遣征衣有泪痕。

古道要冲

秦始皇建立秦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西南夷”的经营，在云南扩展其统治势力，曾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 246 年）和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先后派蜀郡守李冰和常頔修筑犍道，此道从今四川宜宾经昭通达曲靖，再达滇池地区。因为犍道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道宽仅有五尺，史称“五尺道”，将云南“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起来。西汉武帝时，又开通了以四川成都往西经今双流、新津、邛崃到雅安，向南经汉源，过越嶲到达西昌，再往南经会理进入云南的青岭（今大姚），然后西行，经弄栋（今姚安）祥云到达巍山，由巍山再西行，经永昌（今保山）而出缅甸达印度的古道，这条古道史称“南方第二条丝绸之路”，简称“南方丝路”。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走的就是这条古道。当时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后报告汉武帝时说：“略定西夷、邛笮、冉駹、叶榆之后，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今大渡河和雅砻江），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派遣使者四路出求蜀身毒国道（今四川至印度），主要走的就是这条古道。蜀汉时，诸葛亮南征斩雍闿和讨伐高定走的也是这条古道。司马光《资治通

鉴》记载说：诸葛亮征南中时，“亮由越嶲入，斩雍闾及高定元。使庾隆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门下督巴西马忠由牂牁入。”这条古道东又与“五尺道”相连，成为自秦汉以来云南进入内地和通往缅甸、印度最早的古道。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关中和今四川之间，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云南西部和缅甸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商人来往于途，络绎不绝。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地区亲自看到经过身毒（今印度）运来的“蜀布”、“邛竹杖”等中国物资，这些物资就是从四川，经云南滇西出缅甸，西经缅甸达印度运到大夏的。这条古道从四川西昌向西南进入滇西后必经巍山和博南（今永平），所以云南地方史籍又称滇西段为“博南古道”。巍山在西汉时为邪龙县，唐代时为南诏国的发祥地，元明清时为蒙化府，其地域范围包括今天巍山、南涧两县全境和祥云、弥渡、漾濞三县的部分或大部地区，是滇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第二条丝绸之路”由成都、西昌、会理进入云南后，再经云南的大姚、祥云、弥渡、巍山、永平、保山等地进入缅甸，再由缅甸到达印度、罗马等国家及欧洲；“五尺道”由四川宜宾进入昆明后，向西经楚雄、祥云、弥渡、也必须经巍山而出国。在滇缅公路未开通之前，从秦汉至清代，往滇西出缅甸走的都是这条古道。这条古道从东线进入巍山主要有两条线路，一



隆庆关

条从弥渡蒙化箐经隆庆关进入巍山，进入巍山后，有两条古道可达缅甸，一条从境内的开南驿向西行，过永春桥，经西鼠街、牛街，再过漾濞江的犀牛渡口而达凤庆，经保山出缅甸；另一条从境内的开南驿向南行，过封川桥，经庙山、乐秋、公郎，再过澜沧江的神舟渡口而达云县，经临沧出缅甸。另一条经赵州（今凤仪）定西岭进入巍山北部的永建，经古渡庄、巡检、过阳瓜江，经金沙坪、上鼠街，过备溪江（今漾濞江）渡口而达漾濞的瓦厂，经永平，过澜沧江的兰津桥而达保山出缅甸。至今在巍山出境通往缅甸的这三条古道上还保存着多段完整的用石板或石条铺就的路面和多座古桥以及哨所驿站的地名。如隆庆关、沙滩哨、开南驿、古渡庄、马房厂、牛街哨、杉松哨、庙山哨、瓦房哨等

驿站古地名和永春桥、封川桥、永济桥等古桥名以及古渡庄、犀牛渡、神舟渡等古渡口名称。自唐宋以来，曾有袁滋、贾耽、杨慎、徐霞客等使者和名人出使南诏和旅游巍山走的都是这条古道。抗日战争期间，到腾冲、龙陵和缅甸前线抗击日寇的大批部队都是从巍山出入境的。除上述博南古道要冲外，巍山还有东南和北两条古驿道，东南古驿道出县城向东南行，经瓦窑、梯坡寺、金顶庄、南涧、阿克新街、石洞寺、下鼠街去景东、思茅、车里（西双版纳）而达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国家；北古驿道出县城向北行，经庙街、大仓、巡检、碗城村、瓦房哨，翻过分水岭垭口而到下关，再向北可去丽江、中甸和西藏。

二 南诏国发祥地

南诏始祖细奴罗耕牧巍山

公元 7 世纪初叶，在大理苍山洱海区域内，相继出现了六个大的氏族部落，史称“六诏”。他们是蒙舍诏（今巍山和南涧）、蒙嵩诏（今巍山的北部和漾濞）、越析诏（今宾川）、遣賧诏（今邓川）、施浪诏（今说有二，一为邓川青索，一为洱源三营）、浪穹诏（今洱源）。其中蒙舍诏在其他五诏的南边，又称南诏。六诏之中南诏的势力最强。六诏之中除越析诏是由摩些蛮建诏的外，其余五诏都是由乌蛮建诏的。蒙舍诏是由乌蛮蒙氏细奴罗建立的。细奴罗为哀牢夷的后裔，哀牢夷为昆明夷的一支，乌蛮也源于昆明夷，因此哀牢夷和乌蛮都是同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沙壶，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而樊绰《蛮后·六诏第三》则说：“蒙舍，一诏也……姓蒙，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乌蛮也源于昆明夷，由此看出，唐代的哀牢夷、沙壶、乌蛮都是同源古代民族，他们都是彝族的先民。唐代，哀牢夷因为居住在永昌（今保山）的哀牢山下，以山取民族名，史称“哀牢夷”。《南诏野史》、《蒙化志稿》等地方史籍记载，细奴

罗为哀牢夷九隆之后。记载说，九隆五族牟苴笃的三十六世孙即为细奴罗，其父名蒙迦独，又名龙迦独和舍龙，其母摩黎羌名沙壶，居哀牢山下，以捕鱼为生。有一天，沙壶在河边洗衣服，忽于水中触一沉木而有身孕，过十月生下十个儿子。又一日，沉木化为龙浮出水面，对沙壶说：“你为我生子，今子安在？”九个儿子见龙都惊走，唯有小儿子不走。龙舐其背，小儿子坐在龙的脊背上，名曰九隆，九译作背，隆译作坐。这九隆就是独罗消，一名细奴罗。独罗消素有祥异，出世时全身放光，被哀牢王嫉恨，害怕他长大后和自己争王位，于是遣使谋杀独罗消。沙壶的仆人波洗急中生智，杀了刚下仔的一条老母狗，将独罗消藏在狗腹中，遮住了其身放出的红光异彩，然后把自己和独罗消同日生的亲子细奴罗冒名独罗消抱献给哀牢王的使者，以蒙骗过哀牢王使臣对独罗消的谋杀。事后，独罗消易名为细奴罗，于唐太宗贞观初年，随其父避难于蒙舍川（今巍山），耕于巍山（今巍宝山）之麓。唐代，在今巍山居住的都是乌蛮，姓蒙氏，因此蒙舍川又名蒙氏川。细奴罗及其父舍龙也姓蒙氏，他们很快就和乌蛮融为一体。细奴罗长大后娶乌蛮女蒙欒为妻。蒙舍川坝子平展，气候温和，“肥沃宜稻禾，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乌蛮以农业为主，同时兼营畜牧业，生活很富庶。细奴罗天性聪明，精于骑马和射箭之术，武艺高强，他在的乌蛮部落“部众日盛”，不久他就取代

了蒙舍川乌蛮部落的领导地位，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部落酋长。

《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说，细奴罗发祥于巍山（今巍宝山）。他和父亲舍龙避难于蒙舍川后，耕于巍山之麓（今前新村）。有一天，他和子罗盛在巍山的后山（今道观培鹤楼所在之地）耕种山地，他的妻子蒙歙和小姑给父子俩送午饭，在巍山的路上，遇一位美髯公，穿道袍，头戴赤莲冠，手持玉钵，坐在一盘石上，向姑妇乞食，于是姑妇俩把午饭全给了美髯公，又重回家中做饭。等她们做好了午饭，又往后山送饭时，在原处又遇上了美髯公，又向他们乞食，于是她们又将午饭全给美髯公，如此反复三次。待她们第四次往后山送饭时，美髯公已不知去向。到了后山，细奴罗父子询问姑妇送午饭迟的原因，姑妇俩遂告实情。于是细奴罗父子和姑妇共同收拾犁具回家，探求美髯公。当他们回到前山盘石旁时，只见美髯公坐在盘石上，前有青牛，左有白象，右有白马，上覆彩云。云中有二童子，一执铁杖于左，一执方金镜于右。细奴罗等一见美髯公，忙跪下乞福，美髯公即问：“你们何所欲？”细奴罗忙答：“祈福祐！”于是美髯公在细奴罗的犁把上用白蚊帚轻轻地敲了十三下，并说：“尔子孙富贵，奕叶相承，其数如此。”遂冉冉腾云而去。这美髯公就是道教祖师爷太上老君，经太上老君这一点化后，细奴罗即建蒙舍诏传王位 13 代。这个传说故事体现出南诏统治者“君权神

授”的观念，以神化自己的统治。

张乐进求让国和细奴罗建诏

唐太宗贞观初年，居白崖川（今弥渡县红岩）的白蛮张仁果三十三代孙张乐进求到长安（今西安）朝觐唐太宗李世民，被封为云南镇守将军，地方史籍称“白子国王”或“建宁国王”。白子国驻地今弥渡县红岩坝子，管辖的地域为白崖和勃弄两川（今弥渡和祥云的部分地区）。细奴罗当了蒙舍川乌蛮部落的酋长以后，势力越来越强，威胁着唐封首领大将军张乐进求白子国的地位。到了唐太宗贞观的晚期，白子国的势力已经衰微，已无力和蒙舍川细奴罗乌蛮部落相抗衡，于是张乐进求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决定“禅位”细奴罗。太宗贞观二十三年，白子国张乐进求以祭白崖铁柱庙铁柱为各，“禅位”给细奴罗。重铸铁柱竣工这天，细奴罗受张乐进求的邀请，前往白崖庙参加祭柱盛典，当他朝拜铁柱时，铸在铁柱顶上的金镂鸟突然飞歇在他的左肩上，一直停留了八天才飞去。参加祭柱的酋长们都感到十分惊异，张乐进求则认为是“天意有属”，于是逊位给细奴罗，并和细奴罗联姻，将三女儿嫁给细奴罗为妻。当时细奴罗执意不肯接受王位，于是两人约定在蒙舍川举行砍石盟誓。细奴罗说：“如我为王，剑必入此石。”他举剑向石砍去，剑“果入石三寸”（今巍山县境内有古石祠、盟石

村，即纪念此事）。细奴罗不好再推让，于是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位，建立蒙舍诏，号大蒙国，自称奇嘉王。

细奴罗建诏后，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在蒙舍川以西的峨岷图山上筑峨岷图城，从巍山麓迁都峨岷图城。永徽四年（653年），细奴罗派遣儿子罗盛到长安进贡高宗方物，并接受了唐高宗刘治赐封“巍州刺史”的封号，领受了锦袍。细奴罗受唐朝的封号后，任用郭郡矣为开国武臣，波罗旁为辅国文臣。就在细奴罗在蒙舍川建立蒙舍诏的同时，其他蒙嵩诏、越析诏、遣賧诏、施浪诏、浪穹绍等五诏也相继建立。细奴罗得白子国的白崖川和勃弄川之后，其所辖地盘远远超过其他五诏，经他经营成为六诏之中最为殷实和富强的一诏。

白族接三公主习俗的兴起和发展

蒙舍诏王细奴罗接受白子国王张乐进求的王位“禅让”之后，同时开创了六诏时期，乌蛮（今彝族的先民）和白蛮（今白族的先民）酋长之间的婚姻关系。《南诏备考》卷一记载说：“奴罗素有祥异，会唐封首领大将军建宁国王张乐进求，以诸葛武侯所立白崖铁柱岁久剥蚀，重铸之。因社会祭柱，柱顶故有金镂鸟忽能飞，集奴罗左肩，相戒勿动，八日乃去。众骇异，谓天意有属，进求遂以女妻之，举国逊之。”白子国的势力衰微，当张乐进